

Patriot games

恐怖者花招

〔美〕 托姆·克兰西 著



恐怖者花招

特约编辑 仇知白 章 彬
封面设计 徐 剑

Tom Clancy
PATRIOT GAMES

G.P. Putnam's Sons, New York

参加本书翻译的有：

第一章至第八章	萧绍生 汪 明
第九章至第十四章	张北元
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	黄怀仁
第二十章至第二十三章	王雯雯 姜乐英
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六章	张挺仁

全书由张北元统稿。

恐怖者花招 [美]托姆·克兰西 著

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(杭州文二路翠苑新村二区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8.25 插页2 字数391000 印数0001—6800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264-5/I·251 定 价：5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反恐怖主义的小说。

美国海军退役军官杰克·瑞安去英国旅游时，偶然从恐怖分子手中救出了威尔士王子和王妃。从此，他成了恐怖集团追击的目标，他的妻子和爱女被击成重伤，他本人死里逃生。瑞安发誓要为妻女报仇，他开始追踪恐怖分子的踪迹。正当恐怖分子重整旗鼓，准备再次绑架威尔士亲王时，在警方人士的协助下，瑞安与他的朋友一举破获了这一阴谋集团。

该书曾被列为美国第一畅销书，作者托姆·克兰西是80年代美国最走红的小说家之一。

目 录

一	伦敦城阳光灿烂.....	(1)
二	警察与王室.....	(18)
三	鲜花和家庭.....	(52)
四	对 手.....	(75)
五	赏赐和阴谋.....	(94)
六	审讯和烦恼.....	(113)
七	飞鸟归巢.....	(141)
八	情 报.....	(159)
九	圣诞节.....	(181)
十	阴谋与威胁.....	(205)
十一	警 告.....	(219)
十二	中央情报局之行.....	(241)
十三	不速之客.....	(261)
十四	一箭双雕.....	(275)
十五	在急救中心.....	(301)
十六	目标和爱国者.....	(318)
十七	反诉与判决.....	(333)
十八	线 索.....	(352)
十九	障碍与逾越.....	(370)
二十	证 据.....	(389)
二十一	计 划.....	(407)

二十二	步 骤.....	(428)
二十三	行 动.....	(441)
二十四	联系失而复得.....	(466)
二十五	幽会之夜.....	(498)
二十六	自由的呼声.....	(530)

一 伦敦城阳光灿烂

半小时里瑞安差点儿送了两次命。离目的地还隔着一两个街区，他就下了出租车。这天天气不错，风清日丽。蔚蓝色的晴空，太阳已经西斜。瑞安在那些木靠椅里接连坐了好几个小时，他想走动走动，活活筋骨。街上车辆不多，人行道上也行人寥寥。他颇有些惊讶，原以为傍晚会是交通的高峰期呢。这些街道设计的时候显然没有想到过行驶汽车，他敢肯定，嘈杂拥挤的程度一定极为可观。杰克对伦敦的第一印象，就是觉得在这个城里溜达溜达还不错。于是，他照着海军陆战队里养成的习惯，象平常那样迈着轻快的步伐朝前走去，只是书夹在腿边磕磕碰碰，不知不觉减慢了步速。

走到离路口不远的地方，看看没有过往车辆，他便想早点儿穿过街道。他不住地望望左边，望望右边，再望望左边——从孩子时候起就这样——然后，跨过路边的障碍物。

一辆红色的两层公共汽车呼啸而过，离他不到两英尺，差点儿把他碾成肉酱。

“请原谅，先生。”瑞安转身一看，是位警官，从头到脚，全副警装。他想起来了，他们这儿叫警察。“千万小心！横穿

街道请到路口，而且还请留神人行道上漆的标记。我们可不希望游客出交通事故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旅游的？”现在警察只要听瑞安的口音就知道了。

警察微微一笑，耐心说道：“先生，因为您刚才横穿街道的方法不对，另外，您这身穿戴象个美国人。请当心，先生。再见。”警察友好地点头走了。瑞安楞在那儿，不知道怎么能从这身簇新的三件头套装看出他是美国人。

吃一堑，长一智。他走到路口，沥青路面上漆着字，“往右看”，还为不识字的人标出了箭头。他小心翼翼地站在白线内，等着红灯变绿灯。他想起在星期五租车外出的时候，要特别小心车辆。世界上只剩下几个地方还是左侧行车的，而英国正好是其中之一，要习惯它肯定得花点儿时间呢。

除了左侧行车之外，英国人别的事情都干得很好，他宽慰地想。他这是首次来英国，但已从一天的广泛观察中得出了结论。瑞安是个训练有素的观察员，只要稍稍看上几眼就能得出许多结论。这一带是商业区。路上的行人同美国相比，穿着要讲究一些——但那些头发染成桔黄色和紫红色的流里流气的家伙除外，他想。这儿建筑物的式样，各朝各代，错落陈杂，大多显得古朴典雅。而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，这样的建筑早已绝迹，被代之以一排排崭新的大楼，玻璃盒子似的，缺乏个性。这个城市的优点与不足同他所受到的礼遇巧妙地融和在一起。这次瑞安是来度工作假的，然而，最初的印象告诉他，这个假期会过得很愉快。

但也还有些不协调的地方。许多人好象都随身带着伞。瑞安出来收集材料前，注意过天气预报。预报明确说是天气

晴好——其实是炎热，就是这么说的，尽管气温才刚过华氏六十度。每年这时候天气固然是暖融融的，但怎么谈得上炎热呢？瑞安不知道他们这儿是否就把这种天气当成了印度的夏天。似乎不会吧。那么为什么要带伞呢？难道不相信当地的气象台？是否因为我没带伞，警察就看出我是美国人呢？

还有一件事情他本该预料到的，那就是街上劳莱斯牌轿车多得不得了。这种牌子的轿车他这辈子没见过几辆。虽不能说满街都是这种高级轿车，但为数确也不少。他自己用的是一辆西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拉比特牌，已经开了五年了。瑞安在一个报刊亭前站住脚，买了一份《经济学家》周刊。他在出租车的找头里粗手笨脚地翻弄了半天，才付了钱。卖报的看他是美国人，自然也特别殷勤耐心。他一边翻阅刊物，一边沿街信步走去，不久便发现自己迷了路。瑞安停下来，回想他离开旅馆前看过的市区地图。他虽然记不清街道名称，但却能原原本本地记住地图。他走到这个街区的尽头，向左转弯，又往前走两个街区，再向右转弯，便认定是到了圣詹姆斯公园。瑞安看看表，提前了十五分钟。这一段是下坡路，他走过那座某位约克郡公爵的纪念碑，在一幢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长方形古典建筑旁边穿过街道。

伦敦绿化面积广，这也是令人欣喜的。詹姆斯公园看来很大，而且草坪养护得很精心。整个秋天肯定热得出奇。树木依然绿荫如盖。然而游人稀少。对了，他耸耸肩膀，今天是星期三。并非周末。孩子要上学，大人要上班。这样更好，他想。他是故意错过了旅游季节来英国的。瑞安不喜欢人挤人。这也是在海军陆战队里养成的习惯。

“爸爸！”瑞安立即转过身，看见可爱的女儿从一棵树后

象往日那样不顾一切地朝他跑来。萨丽跑到个子高高的父亲身边，象往日那样咚咚地用小拳头打他。凯茜·瑞安也象平时那样跟在女儿后面。她从来就赶不上他们这位小白旋风。杰克的妻子看来可真象游客。每次度假，她肩头总要挎一架佳能牌的135相机，相机盒子还能当大钱包用。

“事情办得怎么样，杰克？”

瑞安吻了吻妻子。或许英国人在公共场所不是这样的，他想。“好极啦，宝贝。他们随我便。笔记全在这儿啦。”他拍拍书写夹。“你没买点儿什么？”凯茜笑了。

“这儿的商店是代客送货的。”她笑的样子表明她已经把打算购买东西的钱用得差不多了。“我们给萨丽买了点刮刮叫的东西。”

“噢？”杰克俯下身子，望着女儿的眼睛。“买了些什么呢？”

“要让你大吃一惊，爸爸。”小姑娘扭着身子，咯咯地笑个不停，真是是个4岁的孩子。她指着公园说：“爸爸，他们那湖里有天鹅和鹈鹕！”

“是鹈鹕，不叫鹈鹕。”杰克纠正她的叫法。

“一个个好大好白呀！”萨丽喜欢叫鹈鹕。

“嗨——哟，”瑞安应道。他抬头问妻子：“拍了好照片吗？”

凯茜拍拍相机。“嗯，当然。伦敦全在相机里啦——难道你还情愿我们整天逛商店买东西？”摄影是凯茜唯一的嗜好，而且她的技术不错。

“嗨！”瑞安望望街道。这儿的人行道是红颜色的，不是黑色的沥青。路两旁的树看来象山毛榉，枝叶交错。这就是伦

敦圣詹姆斯公园的林荫路？他记不清了，也不想问来过伦敦多次的妻子。王宫比他想象中的要宏伟壮观，但看上去阴郁冷峻，它就在三百码外，隐在一座大理石纪念碑似的东西后面。这儿来往的车辆稍多一些，但都行驶得很快。“晚饭怎么办？”

“喊辆出租车回旅馆？”她看看表。“要不就走着回去。”

“旅馆里应该有高级餐厅。不过时间还早呢。这种高雅的地方要到八九点钟才开始营业呢。”他又看见一辆劳斯莱斯牌轿车朝王宫方向驶去。他想去吃晚饭，但又不想带萨丽去。四岁的孩子和四星级的餐厅可不太协调。左边方向传来嘎嘎的刹车声。他不知旅馆里是否有照看小孩的——

嘭！

爆炸声离他们不到三十码，惊得瑞安一跳。炸弹？他心中念头一闪。他感到弹片在空中划过，发出啸音，随即，又听见自动武器射击的咯咯声。他转过身，看见那辆劳斯莱斯轿车歪在街道上。车头看来塌了下去。一辆黑色轿车挡在它前面。有个男人手持苏制47型冲锋枪，正站在车前的右侧挡泥板旁边，向车里开枪，还有个人朝着车的左后方跑去。

“卧倒！”瑞安抓住女儿的肩膀，把她按倒在一棵树后，又猛地把妻子掀倒在女儿身边。十几辆汽车乱七八糟地堵在劳斯莱斯轿车后面五十英尺外的地方，这倒掩护了他全家免遭枪弹的射击。另一侧的交通让那辆黑色轿车阻塞了。端冲锋枪的家伙正朝着劳斯莱斯轿车狂扫猛射。

“狗娘养的！”瑞安昂起头，几乎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。

“这是他妈的爱尔兰共和军，他们正在杀人呢——”瑞安稍稍往左边挪了挪，环顾四周，但见街道上人人目瞪口呆，惶惶不知所措。真的干上了！他想，在我眼皮底下，就这么干上了，活象芝加哥的凶杀电影。此时此地，两个杂种就在搞谋杀！“婊子养的！”

瑞安依靠一辆停着的汽车作掩护，又往左边挪了几步。他从这辆汽车的前挡泥板下望出去，看见劳斯莱斯轿车的左后方站着一个人。那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伸出手枪，象是在等着谁从车的后座钻出来。他的身体挡住了弯腰端冲锋枪的家伙。离得近的那个枪手背对着瑞安，离他还不到五十英尺。那家伙一动也不动，全神贯注地盯着车门。瑞安不假思索便做出了决定。

他飞快地绕过停着的汽车，迅速地低头伏身，加速奔跑，眼睛却紧盯着目标——那人的后背——就象在中学里玩橄榄球时候学的那样。瑞安全神贯注，唯求那人木然不动，只要几秒钟的工夫，他便可到那人身后了。还有五英尺时，他紧收双臂，跃起双腿，扑了过去。这是当年教练最赞赏的一手。他出其不备，一个擒抱，正中要害。那枪手的背弯得象张弓。瑞安只听见骨头啪地一响，那人朝前倒了下去。噗通一声撞在汽车保险杠上，随后便倒在人行道上。瑞安紧张地喘了口气，立即爬起来，在那人身边蹲下。他的枪已经掉在地上，瑞安一把抓了过来。这是支9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。他从来没有用过，看来是东欧集团的军火。枪已上膛，保险也打开了。他右手小心翼翼地提着枪——左手似乎不太得劲，但已无暇顾及。他低头看看那个人，朝他屁股开了一枪，然后平端着枪，挪到劳斯莱斯轿车的右后方，悄悄蹲下，贴着车身打

量四周。

另一个枪手已将冲锋枪撂到地上，正举着手枪朝车里开火，另一只手还握着个什么东西。瑞安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从车后窜出来，平端着手枪直指他的胸膛。那个枪手先是回过头来，后又旋转身，抽回手枪。两人同时开了枪。瑞安觉得左肩火烧似地挨了一下，却看见自己那一枪打中了对方的胸脯。9毫米口径的子弹直打得那人象是挨了重重的一击，往后倒下去。瑞安让枪反冲了一下，又放低枪口补了一枪。第二枪打在那人的下颌，把那人的头脸炸得一片血肉模糊。枪手象木偶被抽掉了牵绳，直挺挺地倒在人行道上。瑞安的枪始终对着那人的胸口，直到看清他的头已经炸烂，才放下枪。

“噢，天哪！”紧张的心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待到平复过来，瑞安便觉得自己突然头晕眼花，他大张着嘴喘气，刚才支撑着他的那股力量好象消失了，身体发虚，濒临崩溃。那辆黑色轿车倒退了几码，加速从他身边驶过，顺着街道往左拐进一条岔路。瑞安没有想到去记车号，他被闪电般的事情弄昏了头，大脑还来不及反应。

挨了两枪的那个人显然死了。他睁着眼睛，似乎还在惊叹命运多舛。头部流出的血汪了一大摊。看见他戴手套的左手握的是一颗手榴弹，瑞安心里一阵发紧。他弯下腰，看清后盖还在木把上，没有揭开，才慢慢直起腰，去查看那辆劳斯莱斯轿车。

第一颗手榴弹已将车前部炸得破烂不堪。车子瘫在沥青路面上。司机死了，前座还蜷曲着另一具尸体。厚厚的防风玻璃炸成了碎片。司机的脸血肉模糊，百孔千疮。司机座同

乘客室之间的玻璃隔板血污一片。瑞安绕到车的后部，只见一个男人伏在车厢里，身下露出一角女人的衣裙。瑞安用枪柄敲敲玻璃，那个人动弹了一下，又不动了。看来至少他还活着。

瑞安看看手枪。子弹已经打光了，枪栓干巴巴地咯嗒一声弹了回来。现在他呼吸急促起来，两腿发颤，两手痉挛，受伤的肩膀阵阵剧痛。他四下一望，便又忘了疼痛。他看到——有个士兵朝他跑来，后面几码远还跟着个警察。是王宫卫士，瑞安心想。那士兵头上戴的黑皮高帽不知丢到哪里去了，但手里却还握着一支自动步枪，枪口上着半尺长的纯钢刺刀。枪里有子弹没有？瑞安很快想到，但又觉得这么想或许多余。他曾是个卫兵，在第一流的团队受过专门训练，因为能说会吹，就被送去进修，专门培养成机器人似地装样子吓唬游客。但也许象海军陆战队士兵那样出色能干。“你刚才怎么这么快就赶到了？”他问自己。

瑞安慢慢而又小心翼翼地伸直手臂，举起枪，拇指一掀弹夹开关，子弹盒哗啦啦落到街道上。然后他调转枪柄，让那士兵看清枪是空的。接着他把枪放到人行道上，走开几步。他想把手举起来，但左手已不听使唤。这期间，那卫兵昂着头，迅捷地跑过来，目光左右探索，但始终不离瑞安。跑到离瑞安十英尺远的地方，他停住脚步，平端步枪，刺刀尖直对着瑞安的喉咙，动作完全符合操典规定。那士兵胸脯起伏不止，但脸上却毫无表情。警察还没有赶到这儿，他在那边红涨着脸朝一架小型步话机喊叫着。

“别紧张，当兵的。”瑞安尽量使口气硬点儿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“我撂倒了两个歹徒，我可是好人。”

卫兵不动声色。毫无疑问，这小子是个行家。瑞安猜得出他心里在想什么——给这目标穿个透心凉可真容易。杰克一点儿也没做出躲避的样子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”瑞安回头看见他的小女儿绕过那些抛了锚的汽车朝他跑来。四岁的小家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住了，害怕地睁大了眼睛。她跑过来，双手搂住她父亲的腿，朝卫兵哇哇喊叫：“不准伤害爸爸！”

卫兵惊讶地看看父亲，又看看女儿。这时候凯茜敞着两只手，十分小心地走过来。

“士兵，”她用职业性的命令口吻说道，“我是医生，现在我要处置这个伤员了。你把枪放下，马上放下！”

那个警察抓住卫兵的肩头，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卫兵稍稍松弛了一些，步枪的角度也略微移动了几分。瑞安看见又有许多警察朝现场跑来，还来了一辆白色小车，车上的警报器哇哇直叫。不管怎么说，局势已经控制住了。

“你这神经病。”凯茜冷静地察看伤口。瑞安新上衣的肩头有一块暗红色的血迹，把灰白色的衣服染成了紫红色。现在，他全身发颤，站立不稳，想尽量避开萨丽吊在他腿上的重量。凯茜挟住他的右臂，让他背靠轿车坐在人行道上。她揭开伤口处的衣服，轻轻地触摸他的肩膀，但瑞安却不觉得轻柔。她从他的后背口袋里找到一条手帕，扎紧伤口。

“这不会好受的。”她自言自语道。

“爸爸，你全是血！”萨丽站在一步之外，两手不安地甩动，象雏鸟的两只翅膀。杰克想朝她伸出手去，想告诉她一切都很好，但咫尺天涯——他觉得肩膀的情况肯定不妙。

现在轿车旁边大概有了十个警察，多数都是气喘吁吁的。

其中有三个拔出了手枪，正扫视着聚集起来的人群。从西面又来了两个穿红衣服的士兵。一名巡警走到跟前。不等他开口，凯茜就抬起头来大声命令：

“马上喊一辆救护车来！”

“已经开出来了，夫人。”巡警的态度好得出人意料。“您为什么不让我来料理呢？”

“我是医生。”她敷衍道。“有小刀吗？”

巡警转身从第一个卫兵的步枪上卸下刺刀，弯下腰来帮忙。凯茜抓住瑞安的外衣和背心，让他割开。然后两人又割开瑞安肩膀处的衬衣。她扔掉手帕，那上面已经浸透鲜血。杰克开始呻吟。

“闭嘴，杰克。”她看看巡警，朝萨丽努努嘴。“把她领开。”

巡警打手势叫过来一个卫兵。那卫兵双手抱起萨丽，把她带开几步，搂在胸前轻轻地摇。杰克看见他那小女儿哭得怪可怜的，然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切似乎都非常遥远。他觉得皮肉湿漉漉地直发冷——“休克了吗？”他想。

“他妈的。”凯茜粗鲁地喊着。巡警递给她一块厚厚的绷带。她把绷带盖到伤口上，绑着，绷带立刻染红了。瑞安呻吟着，觉得好象是谁给了他肩膀一斧子。

“杰克，刚才你到底搞他妈的什么名堂？”她一边打结，一边咬着牙问。

瑞安骂着回嘴。突然间一发火，倒有助于止疼。“我可不想——”这么一说话，耗去了他一半气力。

“嗨——嗨，”凯茜抱怨道，“你象头猪似地流着血呢。行啦，杰克。”

从另外方向又来了许多人。不计其数的警车集中到了现场。有些人穿制服，有些人没穿。一个穿制服的警察，肩章比别人漂亮，他开始对其他人下命令。那情景可真够动人的了。瑞安将他们分门别类地记在脑子里，看走了神。他靠着劳斯莱斯轿车坐着，鲜血好似从大水罐里倒出来，浸透了衬衣。凯茜满手是丈夫的血，还在尽力想法把绷带扎紧。他的女儿在一个结实的年轻士兵怀里哭叫，那士兵好象在用一种杰克不懂的语言对她唱歌。萨丽的眼睛紧盯着他，伤心得什么也不顾了。他冷静地想着，发现这一切都非常逗乐。后来一阵剧痛，才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。

那位警官显然是负责人，他检查完周围的情况，便朝他们走来。“巡警，把他移到旁边去。”

凯茜抬起头来怒喝道：“开另一边的车门，他妈的，我这儿有个人在流血呢！”

“那边的车门挤住了，夫人，我来帮您。”他们弯腰抬他的时候，瑞安听见了另一种警报器的鸣叫声。他们三个人把他往旁边移了一尺多远，那位高级警官便要去开车门。他们没把他往远挪，车门荡开，撞到了瑞安的肩膀。他疼得大叫一声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瑞安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对时间和空间已经能做出模糊的反应。有一阵子，他觉得是在一辆车子里，车子奔驰时颠他胸部阵阵作痛。他觉得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可怕的不成调的声音，其实那声音一点也不远，他好象看到了两张脸，似曾相识，凯茜也在那儿，不是她——不，是些穿绿衣服的人。除了肩膀和胸口火灼般地疼痛，别的都显得缥缈模糊，等他